

「ON Site 場外對話」 EP03：王佩瑄



關於在本事藝術共同策展「肉體是一頭透明的動物」

「肉體是一頭透明的動物」這個展覽集結了不同世代，我們所愛慕的七位藝術家的作品，希望強調人類的情感與感知，比如說我們的情慾、對孤獨的處境，還有存在、死亡、歡樂、暴力與女性身份等，這些似乎沒有被認定是主流知識的內在經驗，從這些經驗出發尋求共情的一些集體的可能。

剛剛虹霏問到我跟這些藝術家作品的共鳴，我很相信我們都是歷史的產物，人類都是歷史的產物，所以個人的內在經驗都反映著外在的、蘊藏著時代性的政治和社會環境還有文化。創作者的作品揭露個人的生命政治，同時也是反映外界政治的量體和橋樑，這也是為什麼我會對這個展覽跟展出作品有這麼大的共鳴的主要原因。

疫情期間的國際社會觀察

在美國生活過多年，疫情間特別關注美國的一些社會狀態。從去年夏天急速爆發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這個運動，起火點是美國警察執法不當又再次殺死黑人，再次顯示了系統性的種族歧視；以及因為這次的肺炎又引起另一波排斥亞洲人的風潮，政治人物帶頭怪罪中國「輸出」病毒，導致民眾攻擊亞裔人士，很多人受傷甚至死亡。

這種種動盪的狀態揭露出白人至上主義在美國社會中仍然是處於一個很中心的位置。所以一個有色的人種即便是在這麼樣一個歌頌自由、平等、法制的國家裡面，甚至已經在這裡生存很多的世代之後，這個人仍然會是體制裡面的一個「他者」。

今年二、三月時上街頭支持亞裔人士的遊行，其中一個舉牌內容「我不是你的模範少數民族」令我感受最深，"Model Minority" 其實是種刻板印象，我常常聽到人說「喔你們亞洲人的刻板印象很正面，你們是模範民族耶。」我會嚴正地矯正這種說法，因為它把整個龐大且複雜的亞洲文化非常地扁平化且單一化，好像來自亞洲的就是「同一種人」；另一方面，這種刻板印象也是再一次把亞洲人標籤為一個「他者」；最後，這種普遍的刻板印象會讓不同膚色的族群們更加地彼此憎恨、猜忌，在既有的資源裡面相互排擠，讓社會的隔閡更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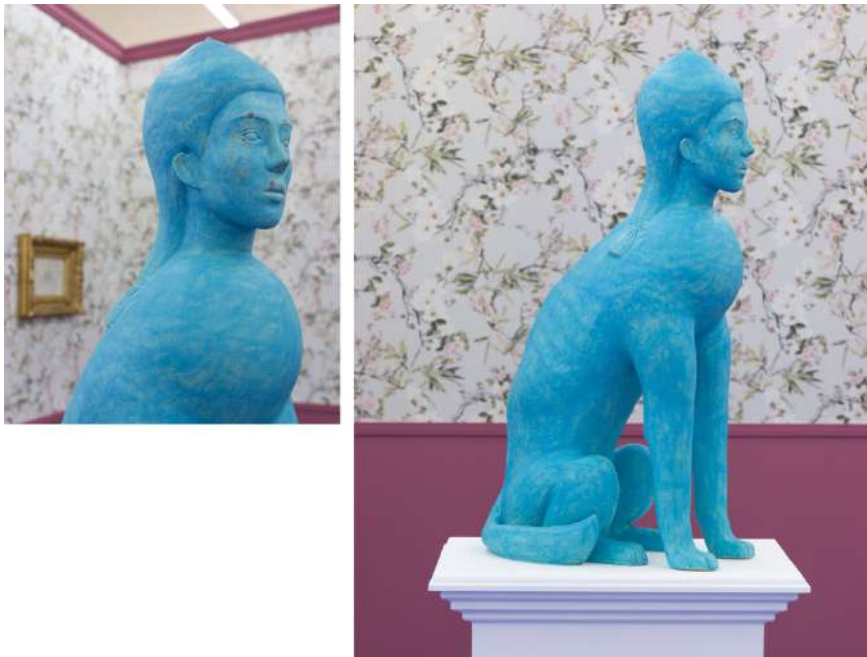
在比利時的最新創作與展出

近期創作的主要的錨點是我的姪女 Iris，她有台灣華人跟美國白人的血統，在美國西岸的西雅圖出生長大，目前 11 歲。藉由這個女孩，我看到了東亞人對西方文明的嚮往，還有對西方混血身份、白人身份的嚮往，也思考著審美觀念與族群優越感兩者之間的糾葛，對於混血個體會有一種特殊的眼光跟獵奇感，或是一種嚮往的情愫；藉由 Iris 我也看到西方對東方的另一道奇異的視角，以及對於族群融合、多元文化的恐懼。這也讓我思考到底什麼才是真實或是純正 (authentic) 的文化？那歐洲的狀態又跟美國不大一樣，所以我現在在比利時必須要好好的感受、去體驗這邊的狀態還有風向。



最近我在布魯塞爾參與了一個聯展，展覽的設定情境是像是博覽會的室內展示現場，其實這個聯展是策展人想要在疫情下回看 Art Fair，去討論我們真的需要這樣的場合、展示方式嗎？

這是我繼 2020 年在本事藝術展出「西雅圖在作夢」後第二次參考珍奇館的概念，珍奇館來自德文的 Wunderkammer，16、17 世紀歐洲貴族或是富商將他們的收藏展示在宅邸當中。珍奇館代表的是跟殖民擴張相關的一個連動，也是現代博物館的前身，展示包括海外取得的文物、自然標本、考古化石，甚至是活生生的動物跟人類等等，收藏者使用自己的分類方法去建立展示的秩序，炫耀自己的知識跟世界觀，也將自己能夠全面性集結物品的能力，還有自己的身份地位，全部彰顯出來，所以其實是一個展示、宣示自己權力的場所，我對這一種方式很有興趣，目前正在嘗試把它運用在我的裝置當中。



- 〈Mongrel (Self Portrait As Iris As a Wolf)〉的臉是我和姪女的臉的合體，憑記憶融合了我和 Iris 的面容。我讓她介於動物和人類之間、狗和狼之間，暗示了文化的起源故事，和神話的調性，既是混雜的又是某種原型（archetype）。



- 兔子延續最近對動物和野獸身為人類經驗代理者或是守護者這個方向的探討。之前在本事展出的作品也有一些動物的形象。同時，兔子是一種很會生的動物，藉由他也想著繁衍和親屬關係（kinship）。



- 牆面上的繪畫本身其實比 A4 還小，被包覆在一個非常繁複的法國 16、17 世紀金框裡面。畫面中心聚焦的是一個女孩，在我心目中就是姪女，周遭是神話、預言般的場景，也指出實體場景中的元素。
- 使用牆紙的想法，有一個美感形式叫做「chinoiserie」，是歐洲窺看東方後，使用認為最東方的元素去塑造對東方的想像的美感形式。例如青花、花鳥、竹子、梅等等的元素，很熟悉但又有一點點歪掉的詮釋東方的視角，刻意使用這樣的設計鋪陳在空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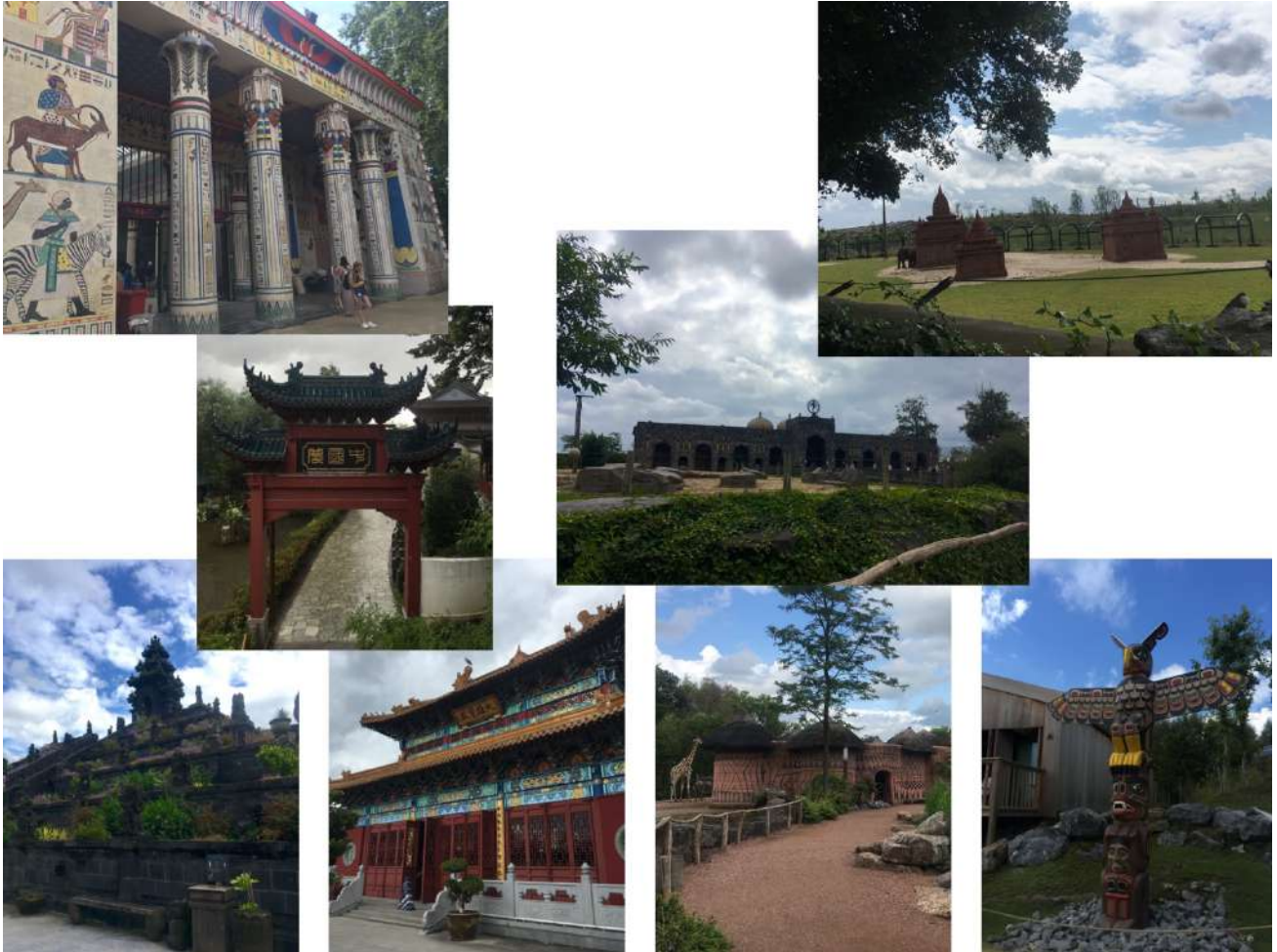
物質的魔力與勞力的重要性

很驕傲自己是一個「Maker」，這對我來說很重要，一個做東西的人。比如在做陶瓷時，常要確保雕塑是空心的，避免在燒製的過程中爆炸。要做一個立體的東西，必須要用腦力想像內部的結構才能產出堅固完整的東西。因此在製作的過程中，我的肢體是在勞動的，同時腦中也在做 mental gymnastic，所以像是身體跟腦袋同時在做體操。這一種合一的感覺超開心。



在形塑的過程中，也會發現許多可能性和方向，其他類的雕塑也是如此，比如說翻模，它的「陰跟陽」、「正跟負」的關係，可能代表了另一層意義；若我跟我姪女的關係是在相互對照投射彼此，翻模也是用物質的方式重新看這樣的關係。關於遇見，我會問大家記不記得小時候第一次去故宮或是某個博物館時，例如觀看古埃及文物展等，那種穿越時空、超越肉體的著迷想像經驗，這就是我對自己作品的最低期待，而物質是我最能達到這個標準的媒介。

近期田調走踏



最近逛了 2 個歐洲的動物園，它們挪用許多他方文化的元素在設施中。像是左上角的假埃及殿堂養了非洲草原動物；右上角照片裡面有亞洲象生活在類似泰國神廟的建物裡，但細看場景卻是西歐低地國的草原地景，很多不同的文化被暴力異質地混雜在一起形成一層奇觀。這是我最近喜歡做的一些觀察。

工作室導覽 (Drawing)

畫畫和做雕塑的狀態很不一樣，雕塑兩三個小時都不會累，但是畫圖我三十分鐘就必須休息。這些繪畫有一些參照起點，比如 16、17 世紀南亞地區的君王與貴族請畫匠去製作的精緻細密畫，嬌小可以

在手上翻閱的尺寸，紀錄君主的功績、經歷或預言情境，用象徵手法將物件或人物堆疊起來彰顯權力，或鋪陳故事。





王佩瑄的疫情生活指南：

書單 |

<Wild Seed> Octavia Butler

劇單 |

Derry Girls (Netflix) 、 The Boys (Amazon Prime)

Podcast |

LeVar Burton Reads 、 You' re Wrong About

「ON Site 場外對話」為本事藝術系列線上活動，未來將不定期推出，將帶領觀眾線上參訪藝術家的生活/工作場所，挖掘鮮少得見的日常儀式與哲思，試圖在後疫情時代拼湊出充滿啟發的當代生活圖景。歡迎追蹤本事藝術臉書與 IG，或於官網最下方訂閱活動電子報

(image courtesy of the artist)